

往事随想

火红灯笼年味浓

■贾炳梅

快过年了，街道两旁景观树上次第亮起了各式各样的彩灯，让夜晚一下子变得五彩斑斓、耀夺目。漫步在五光十色的街道上，感受着浓郁的年味，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儿时爷爷奶奶制作纸质八角灯笼的旧时光。

小时候，每到腊月，爷爷奶奶就会忙着做灯笼。爷爷将农闲时从山里割回堆放在后院的毛竹，拿到河水里浸泡好几天再带回家。控干水分后，爷爷端着小马扎坐下来，握着一端缠了布条割麦用的镰刀片，拿起一根根湿润柔劲的毛竹放在腿上，将毛竹划开一分为四。把一捆捆毛竹全部捋成一条细条后，爷爷用捋好的皮竹搭成六边八面的框架，衔接的地方用细线绑紧，八面灯笼的骨架就完成了。

很快，一个个轻巧的毛竹灯笼骨架就堆满一院子。奶奶拿出一摞雕刻着各种图案的小木板，在木板的图案上涂各色染料，接着在一张张裁剪得和灯笼骨架六个面同样大小的白纸上印染。有飞鸟走兽、亭台楼阁，有小孩放炮的图案，还有简单的六个红花瓣或六片绿叶……那些摆满房间柜子炕头的印染好的纸片一张张晾干后，被奶奶按不同类别花型摆成一沓沓。然后奶奶端着一盆糨糊，坐在热炕上，戴上老花镜，开始糊灯笼。

只见奶奶一只手拿着灯笼骨架，一只手用一根筷子蘸上糨糊，仔细地涂抹在灯笼一面的一根根骨架上，再拿起一张印花纸轻轻糊上去。她要挑拣不同花色图案的纸片来

糊灯笼骨架的六个面，上下那两面是不用糊的。糊好一个灯笼后，奶奶就会拿起另一个灯笼骨架继续糊，不一会儿，周围就摆满各种图案互相搭配的纸灯笼。

接下来，爷爷还要做提灯笼的骨架和放置蜡烛的底座，爷爷将薄木板裁成统一大小的长方形，在裁好的小木板上钻两个洞，将劈开的毛竹折成半圆，两端穿入小木板的洞里，留一厘米后向一边折断卡住，这样提灯笼的把手就做好了。套上奶奶糊好的灯笼，一个完整的印花八角灯笼就做好了。串灯笼的竹骨架爷爷要做好多，用一条绳子穿起来一大串，等买灯笼人要了才会套上把手底座。

等所有材料都用完，我们家的储藏间里就放满爷爷奶

奶做的灯笼。担心我们一帮小孩忍不住好奇弄坏灯笼，放灯笼的门窗被爷爷扣起来，我们只能趴在窗边往里看，那一个个玲珑精致的纸灯笼曾让我们童年幼小的心灵充满期待和向往。

等过了正月初五，陆续有婶婶大妈带着自家的小孩或孙子来我们家买灯笼，奶奶会喜不自禁地打开储藏间的门，让她们挑选。而爷爷会把纸灯笼装进竹背篓，并在背篓边挂一打提灯笼的底座和几只已穿好的灯笼，背着去远一些的村庄走街串巷卖灯笼。

过了正月初十，爷爷奶奶会分给我们每个小孩装好底座和小蜡烛的八角小灯笼。我们迫不及待地盼望天黑点燃小蜡烛，那火红的烛光

照亮灯笼六面白纸，各种印花图案，照亮我们天真幸福的笑脸。到了晚上，我们小心翼翼地提着火红的灯笼去呼朋引伴，不一会儿就会有十几个火红的灯笼聚拢到一起，我们提着各自的灯笼，比谁的灯笼更漂亮、更明亮，戏闹和欢笑声引得大人们纷纷出来观看，爷爷奶奶开心地和我们一起欢笑。

儿时爷爷奶奶制作的八角纸灯笼，曾在乡村的夜晚点亮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见证我们童年过年时的欢乐和幸福。八角灯笼那火红的烛光带着儿时浓浓的年味，成为我永远不能磨灭的美好记忆，在每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异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让我回味那份美好和纯真。



福狮迎新春

李荣鑫摄

旅途札记

苗寨不夜城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

西江千户苗寨，这个名字原本与我们距离是那么遥远。只因那一夜的邂逅，我们与她有贴身的亲近。

冬夜，有丝丝凉意。可当我们步入苗寨街头，胸中的火苗即刻被热闹非凡的场景所点燃，乃至愈烧愈旺。

那顿晚餐，其乐融融。

这家名为“石坝子”的苗族酒楼，店面不大，简朴自然。

苗家的长桌宴让我们增长了见识，酸汤鱼火锅、腊肉、蕨菜、韭菜根酸菜，还有酸甜的米酒摆了一桌，琳琅满目。在一阵悦耳动听的芦笙伴奏下，几位美丽动人、身着民族服装的苗家阿妹，笑吟吟地唱着苗歌，一个接一个地用酒壶自上而下“接龙”斟酒，让我们体验了一番“高山流水”的另类饮酒模式，现场霎时掌声、笑声交织在一起，气氛热烈，高潮迭起。

那一刻，苗歌我们虽听不懂，却句句暖入心扉，酸爽的米酒度数虽不高，却杯杯唇齿留香。这顿晚餐，是我们一路走来，最具特色、印象最深的一餐。

苗寨观景平台上，夜风凛冽，灯光璀璨。这里，随处可见穿着厚重衣服的人流，有拖着带口的，有情侣相拥的，有闺蜜携手的，不少人在这里换上苗族盛装拍照留念，人头攒动，场面十分火爆，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驱散了寒潮，让人心里暖烘烘的。

从观景平台俯瞰，整个西江苗寨依山傍水，重重叠叠的吊脚楼错落有致，民族色彩浓郁，别具一格。夜幕下，但见万家灯火，如群星闪耀，处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让我们仿佛置身天堂圣殿。

看着眼前的一个个苗家阿妹身着鲜艳多彩的民族服饰，头戴银冠，满身银光闪烁的银饰熠熠生辉，她们活泼开朗、载歌载舞，让我们也为之陶醉、为之倾倒。

苗寨还有九道充满浓郁传奇色彩的风雨桥。

传说这是一位苗族英雄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搭建的，又叫“千户桥”，它们也各有自己不同的名称，比如“苗家坝”“玉带江”“龙皇池”。苗寨的游方、“响妃桥”（“响妃”是汉语“游方”的变音，“游方”是苗语“约会”的意思），还是苗族青年男女对歌、谈情说爱、选择恋人的地方，充满浪漫气息。

徜徉在苗寨的古街里，弦歌不辍，人流如织。随处可见售卖当地特产的店铺，有民族服装、牛角梳、木碗、竹筒、石雕、银器、腊肉、黑猪肉、椰子、青稞酒、辣椒酱、糍粑、苗家米糕等，应有尽有，让我们大饱眼福、目不暇接。

多彩贵州，醉美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之夜，让我们醉在不言中。

那一夜，伴着窗外隐隐约约的歌声和五光十色闪烁的彩灯，我们沉入甜甜的梦乡……

倪怡方

人生感悟

春联红似火

■寇俊杰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到了除夕那天，当每家每户把红似火的春联一贴，处处处红红的气氛仿佛要把空气点燃，年的表情瞬间生动起来，年味似乎到这时候才浓到了极致。

有人说春联如眉，它首先是贴在门楣上，它还要像眉一样描描画画才好看。每年“画眉”的任务最初是大哥的，但后来我上了师范，写毛笔字是我们的基本功，大哥觉得我进步很快，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而我也想展示一下，就高兴地答应了。

农家小院屋多门多，算下来需要一二十副春联，再加上水井旁、衣柜上等地方都要贴上吉祥语，任务可不轻。那几年，学校一放假，父亲就急着给钱让我到村里的代销点买红纸，然后父母不管有多忙，啥也不让我干，只让我专心写春联。我一个人折纸、割纸、再折出痕迹，就开始写起来。

为了写好春联，我特意买了一本《对联大全》，挑适合的来写，但写得最多的还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国泰民安，家和万事兴”“美满家庭年年好，幸福生活步步高”等。

我的水平有限，不能悬腕，只能坐着写，而且大门上的字我

也不敢写，我只写院子里一般屋门上的，即便是这样，也够我忙活几天了。好在有父母的支持，我一个人躲在二楼的屋里写写玩玩，到吃饭时母亲喊我，也不觉得累。

除夕那天吃过早饭，我和二哥就开始贴春联。先把旧春联揭掉，不好揭的，用湿布擦湿一会儿，再用铲子刮，这比写春联费劲多了，真是“贴时怕不牢，揭时怕不掉”。忙了一上午，终于揭完了，母亲把准备好的糨糊端出来，我和二哥一个刷、一个贴，搬着梯子上上下下。

等到把院子里所有的门都贴上春联，回头一看，真是满院红光，平时破旧的小院顿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自己再逐个看看、念念，那种成就感、自豪感油然而生，大哥也夸我写得好，我顿时觉得自己飘飘的。

过年那几天，我们家宾客来往，父母总忘不了指着春联，笑着向他们说这是我小儿子写的。客人们也少不了对我夸奖一番，我高兴，父母也满脸骄傲。

后来，印刷的春联代替了手写的春联，似乎更好看了，却没了灵气，不过，春联总是要贴的，人们的美好愿望总是要表达的。春联红似火，墨香暖人心。

童年回忆

年画的风景

■王春玲

年画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的风景。那时候，临近过年，父亲赶集办年货，挑选年画是重要任务之一。年画拿回家，我们往往要擦干净手，打开先睹为快。

爷爷是戏迷，父亲为他买张《智取威虎山》剧照或《苏三起解》。哥哥喜欢梅兰竹菊荷，父亲自然忘不了。那张“孙悟空大闹天宫”或“哪吒闹海”的年画，则是我喜欢的。当然，也少不了“五谷丰登”之类的年画。

除夕那天，院内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贴上对联，就呈现出一派祥和喜庆的气氛。然后开始张贴年画，这活由大哥和姐姐负责。贴新年画时，先要撕掉旧的，清理好墙面。揭下来的旧年画也是抢手的宝贝，大哥和姐姐把它们留起来包书皮用。

贴上年画，屋里焕然一新，喜气洋洋。忙进忙出的父母亲也忘不了瞄上几眼。爷爷则会

机器印制的春联总感觉少了淡淡的墨香味，也没有了乡亲们聚在一起拉家常、聊天的热乎劲，这让父亲很落寞。每年父亲写完自家的春联，就会拿着毛笔独自叹息一番，他是在回想以前写春联的氛围和情趣吧。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听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在炸响，我想起乡下发苍苍的老父亲，我掏出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爸，今年就不要再写春联了，到时候我给您买几副回来吧。”我对父亲说。“莫买，只要我还能动，每年过年我都会写，一直写下去。”父亲固执地说。

我想，父亲坚守的是一种温馨感受，抑或是一种传统文化吧。

坐在屋内那把老式木椅里，袖着手看画，即兴哼唱一段京戏。

正月初一，年轻人要给村里的长辈们拜年，吃过热腾腾的饺子穿上新衣服出发了。像我这样的孩子还不懂斯文，到了长辈家就响亮地喊一句：“爷爷（奶奶）过年好，糖果少不了啊！”长辈们高兴地应和着，把糖、花生往我们手里塞。

我们没有多少话说，就看墙上的年画。有些年画就像那个时代的小人书，是有故事情节的，长辈们就主动讲给我们听。当然，他们忙着迎来送往，不可能讲得太详细。我惦记着，回家后缠着爷爷细细地讲。

年画曾经一度很繁荣，工艺越来越精致，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名山大川、文物古迹、湖泊大海、影视明星等，无不入画。后来，随着人们住房条件的改善，家居装饰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也由于人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年画逐渐淡出视线。

然而，年画是镌刻在我心里的风景，任沧桑漫卷都不曾失去颜色。年画承载着太多欢乐和甜蜜的回忆，包裹着浓浓的亲情，令人难以割舍。

随笔小札

年的信使

■颜克存

记忆里，小时候过年最重要的仪式是贴春联。每年腊月下旬，父亲都会去赶几趟年集，选回一副副春联。春联一买回来，浓浓的年味便开始到处弥漫了。可以说春联就是年的信使。

在我的故乡，赶集又叫“赶场”。每年腊月最后三个赶场日，父亲从不缺席，新年里穿的、吃的、用的全都在这三趟赶场中置备齐全，而过年要贴的春联总是第一个被买回家。

随之而回的，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最爱的糖果点心。每次看父亲背着背篋回来时，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迎上去，问父亲都给我们买了些什么好吃的，满心的欢喜全都藏在父亲的背篋里。

父亲第一次赶场时把春联买了回来，就是在告诉母亲该开始忙年了。母亲也心领神会，翌日清晨便躲进厨房，做豆腐、卤

肉菜、熬麻糖，一天到晚烟火不断，袅袅的炊烟把年的气息传得很远。

等母亲忙完年，就该父亲上场贴春联了。那时没有糨糊，父亲就从地里挖几个魔芋，找一块铁皮，用钉子在上面钻出密密麻麻的小孔，然后把洗干净了的魔芋放在铁皮上来回摩擦，擦出粉浆后加水熬煮就成了糨糊。

有了糨糊，父亲又搬来梯子搭在门边，先把春联拿在手上，仔细比对，找准要贴的具体位置，做上记号，然后用刷子蘸上糨糊涂在墙上，再把春联贴上去。父亲担心春联会贴得不端正，总让我们站在下面帮忙看着，以便提醒他调整。

一副副红红的春联一贴，新年也就到了。那红彤彤的色彩不仅添了喜庆，还照亮了新一年的日子，映红了父亲的心。

岁月如歌

父亲写春联

■乔兆军

过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贴上大红春联来迎接新年。每当这时，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父亲为村民写春联的事。

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一进入腊月，就开始有村民请父亲写春联了。父亲常常很难停下来，张家还没写完，李家又来等着，父亲总是来者不拒，有时还要自备数张红纸，给那些孤寡老人、五保户写好送去。等到几个村庄写下来，也就到了岁尾，在这段日子里，父亲脚站麻了，手写酸了，也不喊一声累，父亲很乐意为大家做点事情。

父亲写春联不喜欢照搬书中的内容，而是根据对方的情况写出新意，想好后立马执笔认真地写，力求做到布局合理、字体端正。他给一对新婚夫妇写的是“红鸾对歌国泰安，喜字成双花好月圆”。张爷爷喜欢在庭院里养花，父亲就为他写了一幅“春满人间百花吐艳，福临小院四季平安”。父亲看了看我忙碌几天后出的“成果”，淡淡说了句：“字的间架结构还行，但笔力不够，有些字过于轻飘。”尽管如此，从父亲的神色里，我还是读出

了些许满意。

一年又一年，渐渐地找父亲写春联的人少了。每到要过年的时候，满大街都有印刷精美的春联在卖，那鲜红泛光的纸张，粗壮镶边的金字，贴在门上，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很是气派，谁还费事去请人写春联呢？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听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在炸响，我想起乡下发苍苍的老父亲，我掏出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爸，今年就不要再写春联了，到时候我给您买几副回来吧。”我对父亲说。“莫买，只要我还能动，每年过年我都会写，一直写下去。”父亲固执地说。

我想，父亲坚守的是一种温馨感受，抑或是一种传统文化吧。

有感而发

年货里年味浓

■部辰辰

年货的置办，可谓过年时的大事。儿时的记忆里，每到过年父母总会买回各种好吃的。那些储存了一冬天的白菜萝卜从地窖拿出，烧一锅烩菜也会激活舌尖上的春天。那些吃不完的糖果和瓜子，漂亮的新衣服、红彤彤的压岁钱，都是孩童眼睛里对过年的期盼。

慢慢长大，日子也越过越好了。超市的兴起给中国年的购物带来新气息，那些香甜可口的异地水果和真空包装的熟食，配合着新鲜的蔬菜和鱼虾，装点了餐桌。而那些沿街卖货的小商贩，总会带着外地运输来的大葱和苹果，在叫卖声中让人感受到新年的脚步。菜市场里，水果摊位前，或是经营礼品的门店，都在腊月进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节，那些讨价还价声，那些摩肩接踵的拥挤，成了旧胶片上最鲜活的市井记忆。

有人说，现在的年味没了旧时过

年的气息。我却觉得，那些穿梭于工作和购物中的身影，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年货商品，构成了过年独有的年货节，展示着最真实的年味。

年货的置办在父母长辈一代人那里，是身体力行的一次购物。无论在城市治理中重新建立的水果蔬菜市场，还是在大型超市和百货商场，他们喜欢三五成群，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在谈笑风生里讨论今天的鱼是否新鲜，谁的蔬菜更经济实惠。从一壶醋、一棵白菜到锅碗瓢盆、米面粮油，那些“货比三家”的走走看看，给寒冷的冬季带来热闹和人气。

年货的置办在我们这代青年人眼中，常是清不完的购物车和等待快递的心愿。互联网改变着人们的购物方式，也改变着年货的模样。从衣服鞋帽、彩妆护肤到家居日用、美食佳肴，

年货不再拘泥于传统，却在传统的中国年里，展示给亲戚朋友，分享给最亲近的家人。

春节将至，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如果腊月里的买买买还无法满足对过年的需求，那些乡村的新年大集、热闹的赶庙会，城市里的文化节和民俗节，都会让过年的气息延续整个正月。在街头巷尾，那些烤红薯、糖葫芦、吹糖人、棉花糖都会把岁月拉回儿时，我们在父亲那里接过了新春的民俗记忆，又把它们写在了新一代孩子们的笑脸上。

正如许多老者所言：“日子富裕了，每天都在过年。”然而，在年货的清单里，有平日买不到的火红春联和花灯，有带着团圆味道的饺子和汤圆，更有全民年货节里那充满烟火气的话语和数不尽的等待与幸福。